



太湖为何称“具区”，宜兴的湖为何称作“洧” 湖泊之名，承载江苏悠悠水韵

寻迹江苏老地名

□ 本报记者 于锋

吴越音韵，太湖为何称“具区”

太湖是江苏最大的淡水湖，面积达到2400多平方公里。“太湖”一名出现于何时？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中就已出现“太湖”一词。《越绝书·吴地传》：“太湖，周三万六千顷”。北魏水文学家酈道元所著《水经注》曰：“吴为泽国，其数具区，其浸五湖。又曰震泽，曰笠泽，即今太湖也。”“太湖”的“太”为何意？一般认为，“太”是形容太湖之大。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中说，太湖“吐吸江海，包络丹阳、义兴、吴郡、吴兴之境，其所容者大，故以‘太’称焉”。“太”在古代有“高”“大”的含义，“太”和“大”二字常可通用。在古人看来，太湖极其广袤，有“三万六千顷”，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太湖诗·初入太湖》中写道：“闻有太湖名，十年未尝识。今朝得游泛，大笑称平昔。一舍行胥塘，尽日到震泽。三万六千顷，千顷颇黎色。”时至今日，在我国五大淡水湖中，太湖的面积能排到第三，仅次于鄱阳湖、洞庭湖。

古籍文献中，太湖的别名或曾用名非常多，有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姑蔑、洞庭、雷泽、湖亭、三山湖等，可算是江苏拥有名称最多的湖泊。

“震泽”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西汉孔安国注曰：“震泽，吴南大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为震泽也。”三江，即大禹为太湖泄洪开凿的三条水道——东江、吴淞江、娄江。“泽”在古代是指水浅的湖泊或者低洼湿地。三江入海水道通畅，太湖才能免致泛滥而安定。

“震泽”二字为何意？宋代名臣史浩在《尚书讲义》中认为，“震”是“东方之卦”（《易·说卦》），“震泽”即“东方的湖泊”；也有学者认为，“震”是“冲决震泽”之意。宋人蔡沈在《书经集传》中引学者曾昭之言：“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区之水多震而难定，故谓之震泽”。如果三江入海的水道阻塞，太湖就会水流侵蚀震

江苏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江河湖海的省份，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河网密布、湖泊棋布是江苏的突出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境内的大小湖泊有近300个之多，全国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中，有两个就坐落于江苏境内。

每一个湖泊，都有一个动听的名字，承载着水乡江苏的悠悠水韵。

泛滥成灾。千年之后，如今的“震泽”不再指太湖，而是专指太湖边的历史文化名镇——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

来到无锡鼋头渚游览，很多人会看到太湖边一座牌坊上有“具区胜迹”四个大字。从字面上看，“具区”的确和湖泊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它却是太湖的另一个古称，而且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经出现。

《周礼·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泽藪曰具区”；《尔雅·释地》：“吴越之间有具区”；《山海经·南山经》：“浮玉山，北望具区”，郑玄、郭璞等均注曰，“具区”就是“震泽”，也就是太湖。“具区”二字至今还没有明确解释，一般认为，太湖一带曾经是句吴和于越部族活动区域，“具区”极有可能是古越语的汉译，其字义难以做出具体的解释。

苏南水乡的“泽”“漾”“洧”

“泽”在古代指湖泊，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和“泽”有关的地名，如大泽乡、彭泽、菏泽、鸡泽等。在江苏，包含“泽”的地名也不少，最著名的当数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江苏第二大淡水湖——洪泽湖。

一般认为，“洪泽”的名称最早见于隋代。《洪泽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载，隋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至破釜涧遇雨，大水流泛，破釜塘漫溢，遂名之曰“洪泽浦”。《洪泽湖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载：“大业元年（605）八月，炀帝乘龙舟经都梁、破釜等地巡游江都。至破釜塘，适逢大雨流泛，炀帝遂为易名‘洪泽浦’，‘洪泽’之名始此。”破釜塘即洪泽湖前身。这两处记载虽然时间上不一致，但都认为，是隋炀帝将“破釜塘”命名为“洪泽”，后演变出洪泽湖、洪泽镇、洪泽县、洪泽河等一系列名称。

在今天的苏南地区，以“泽”命名的古镇、古村依然有不少。如苏州市吴江区的盛泽镇，常州市武进区的嘉泽镇，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张泽村，苏州市吴江区震泽

镇蠡泽村，宜兴市丁蜀镇张泽村等，多与当地密布的塘堰有关。

在江南和苏中地区，人们将小一点的湖称为“荡”“潭”，出现了鹅真荡（苏州无锡共有）、长荡湖（金坛）、宛山荡（无锡）、钱资荡（金坛）、乌巾荡（兴化）、都山荡（宜兴）、元荡（江苏上海共有）、元鹤荡（吴江）、双洋潭（昆山）等地名。

以“漾”为湖泊地名的通名，是苏州吴江的特有现象，当地有麻漾、金鱼漾、长漾、东白漾、西白漾，多为小型湖泊，为古太湖淤积遗留的湖荡。

“洧”是宜兴特有的湖泊通名，有西洧、东洧、团洧三个相连的湖泊。宜兴当地学者爬梳史料后发现，生僻的“洧”字最早被用来指代湖泊，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宜兴籍进士潘宗洛的诗中：“南山傍水蜿蜒走，万派泉水汇作洧”。著名诗人查慎行也写过《从溧洲出西洧》。清嘉庆年间的《增修宜兴县旧志》则第一次在方志中将原来称为“西溪”的小湖泊叫做“西洧”。

宜兴人为何将湖泊称为“洧”？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认为，西洧、东洧原本叫做西溪、东溪，是九条河汇聚而成，而且东溪和西溪最远一侧距离宜兴县城是三九二十七里，民间俗称为“西九”“东九”，久而久之，演变为“西洧”“东洧”。

郭沫若1924年到宜兴，写有《到宜兴去》一文，其中写道：“听说是九条小河汇成的，所以叫做‘洧’，城东的是‘东洧’，城西的是‘西洧’”，可见这种说法在民间影响之深。

“瘦西湖”到底是不是湖

一座座湖泊，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镶嵌在江苏大地上，每一个“湖泊”之名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湖泊的名字，见证着历史名人在当地留下的故事。扬州江都的邵伯湖，其名是为了纪念东晋名臣谢安。东晋太元十年

（385），谢安“出镇广陵，修筑湖隄，随时蓄泄，田始获岁。民被其泽，比之召伯甘棠，因名湖与隄焉。”百姓感念谢安功绩，将他比作周朝召伯，“召”“邵”音近，遂将谢安治理的湖泊称为“邵伯湖”。苏州市吴中区的石湖风景区，在古代文学史上拥有极高知名度。南宋诗人范成大隐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写有著名的《四时田园杂兴》，他的诗集就叫做《石湖集》；无锡蠡湖，又名五里湖，传说吴灭越后，范蠡曾携西施泛舟湖上；常熟尚湖是著名风景区，相传姜太公吕尚在此垂钓；兴化得胜湖见证了宋金战争的硝烟，南宋绍兴年间张荣、贾虎率部在此大败金兵，后改名将得胜湖纪念这场胜利；横跨新沂和宿迁的骆马湖，清代中叶时是骆、马两个大户人家拥有的湖地，骆、马两姓共同组成湖的名称。

不少湖泊，从字面上就能“顾名思义”，猜对其名字来由。江苏和安徽共有的石臼湖，其外形好似石臼；上海和江苏共有的淀山湖，因水流带来泥沙沉淀而形成湖名；阳澄湖之意思是地处澄湖之北，“山南水北为阳”。相比之下，澄湖的名气反而更小一些，它位于苏州和昆山之间，又名“沉湖”，传说湖底有一座古城。

湖泊的名字，也可能与附近的山脉、城邑，以及民间传说有关。溧阳天目湖，因地处天目山脉而得名；南京的金牛湖，地处金牛山下；宝应湖、高邮湖、固城湖的名称均能与附近的宝应、高邮、固城等古城相联系。苏州金鸡湖、淮安白马湖、南京秦淮湖，各自承载瑰丽的民间传说。徐州的云龙湖原名石狗湖，传说古代此湖多雨时泛滥，人们做石狗镇之，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云龙湖。

最后说说江苏著名的两座“城市湖泊”。南京玄武湖风光旖旎，历史悠久，有“桑泊”“后湖”“练湖”等名称。名唤“玄武”，是因为湖地处城北，“玄武”乃北方之神。扬州的瘦西湖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湖泊，而是蜀冈诸山之水汇合入运河的自然河道，曾叫做保扬湖、保障湖、炮山河、长春河。这些名字毫不出彩，无法体现瘦西湖之秀美。清代钱塘文人汪沅来扬州游玩时，将保障湖与杭州西湖做了比较，难分高下，写下诗句“垂杨不断接残芜，凿齿虹桥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之名从此叫响，成为扬州亮丽耀眼的城市名片。

文人笔下的江苏“暮春”风景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5月6日是立夏，春天正在慢慢离去。在古代描写暮春的诗词中，风景的背后蕴含着不同心情：有留恋与伤感，也有激昂与赞美，有对离别友人的不舍，也有对远方家乡的怀念。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描写江苏“暮春”的名作，也再一次回望春天，与春作别。

写暮春最为著名的句子莫过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旖旎迷人的风光，经过诗人花妙笔的点缀，令人心旌摇曳。

此句出于六朝时梁代丘迟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这封信背后还有一段两军对垒、刀光剑影的故事。梁武帝天监四年（505），梁武帝命临川王萧宏领兵北伐，陈伯之（原南朝将领，后逃往北魏）屯兵在寿阳与梁军对抗，萧宏命令迟室丘迟以个人名义写信劝降陈伯之。丘迟在信中先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行径，然后申明梁朝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之以利害，告之以危局。关键的这几句，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是一股脉脉温情，以醉人的江南风景引发故国之思、乡关之情，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陈伯之识字不多，让手下读一句，解释一句，陈伯之被深深打动，带领手下8000人投降了南梁。

唐代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洵誉为“千古丽句”，已经成为扬州宣传城市的名片。暮春时节，柳絮迷蒙如烟，春花繁花似锦。虽是送别，却少了一丝伤感，多了一丝洒脱。

清代姚鼐的《淮上有怀》同样是在晚春送别友人，诗为：“吴钩客佩秋霜，临别燕郊各尽觞。草色独随孤棹远，淮阴春水水茫茫。”“吴钩”是一种弯刀，“秋霜”是形容锋利雪亮。作者结识了一位志向远大的游侠式人物，二人在淮阴郊外宴饮举杯，送别之后放眼望去，只有淮水两岸草色与孤舟一起通向远方。情境与《送孟浩然之广陵》较为相似，但苍茫之中更显豪情满怀。

暮春时节，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总有淡淡的忧伤萦绕心头。

李致远是元代江右（今江西）人，客居溧阳（今属江苏）。他在散曲《【中吕】红绣鞋 晚春》中写道：“杨柳深深小院，夕阳淡淡啼鹃，巷陌东风卖饧天。才社日停针线，又寒食戏秋千。一春幽恨远。”“杨柳深深”可见小院的清幽，“夕阳”“啼鹃”加上了一层迷离的色彩。“社日停针线”“寒食戏秋千”，如清词的素描，配以悠长的卖饧（麦芽糖）声，展示出一幅独具韵味的江南小镇风情。看着眼前晚春的景象，女子可能感到青春易去，幽恨不由袭上心头。

《满江红·暮春》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词作。有人考证此词作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当时辛弃疾在江阴军签判任上。上阕写江南暮春景色：“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下阕写女子想起了远行的情人：“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漫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这是一首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不过辛弃疾的词大多有政治寓意。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隐藏着作者自己的影子。

晚春不只有伤感，还有幽静与恬适。宋代范成大晚年退居苏州石湖，他的“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篱犬吠，知有行商来买茶”，写出江南水乡的田园风光。鸡从篱笆外飞过，小狗在洞中狂吠，原来是有客商过来采买新茶，反衬出平时极少有外人到来。田园的静谧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安定与淡然。

在一片伤春、惜春的作品中，还有一扫哀怨、不同凡响的昂扬声音。北宋诗人王令，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跟随亲戚居住到广陵（今扬州）。长大以后，虽在高邮等地以教书为生，但有治国安民之志，王安石对他极为推重。王令有诗《送春》：“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啼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花落了明年会开，燕子飞走了明年会回来。那迷恋美好春光（的子规）杜鹃在午夜依旧苦苦啼鸣，不相信春天会唤不回来。在古诗词中，子规多喻为哀伤凄切，在这首诗中却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也表达了作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莫怨春归早，花余几点红。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这首《暮春》是清代诗人翁格的作品。不要埋怨春天离去太早，只要根蒂还在，到了来年，在东风吹拂下，仍会萌发新芽，开出新花。翁格出生于苏州洞庭东山的一个富商家庭，他家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因经营棉花、布匹及染料而致富百万。但到了他父亲翁瀚手中，产业全部变卖，家道中落。他虽然遭受重大的变故，但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因此颓唐沮丧，仍然坦然乐观。其实人生的境遇也何尝不是如此，不必为一时的挫折和逆境怨天尤人，“岁岁有东风”，生命的希望，始终是生生不息的。



明代画家沈周描绘晚春的《落花诗意图》。

多角度探寻里下河地域文化——

是“水乡洼地”，也是“文化高地”

□ 本报记者 于锋

近日，由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泰州市人民政府、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里下河地域文化研讨会”在兴化举行。一百多位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业学者，从各自专业角度出发，探讨里下河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独特价值。

兼融吴楚越之韵，汇聚江淮海之风。里下河地域文化是江苏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里下河地区处于江苏的中心区域，密布的水网、兴盛的水运，使得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塑造了极具水乡特色的城脉、学脉、文脉，孕育了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以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及近代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形成了溱潼会船、高邮民歌、茅山号子等一批独具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兴化市地处里下河腹地，文脉绵长，底蕴深厚，《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刘熙载等都在这里留下璀璨的印记。

何谓“里下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书录说，“里下河”并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江苏中部以兴化为中心、以海潮滩洼地为基础的平原洼地，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南至运盐河（通扬运河），北至淮河入海水道，是为里下河地区。

虽然地貌为“水乡洼地”，而内涵却是“文化高地”。在陈书录教授看来，可从多角度探寻里下河地域文化。演讲中，他以明清时期生长于里下河地区的吴承恩、李春芳、宗臣、吴嘉纪、郑燮、施耐庵、王馨等著名文人的视角，观察里下河地域文化。在他看来，里下河文化别有一番河海文化的气象。这种河海文化与襟江带湖的吴文化、枕山臂江的金陵文化、江河行地的维扬文化、依江傍海的苏东海洋文化等同中有异，蕴含着水乡洼地、河海气象的生态文化、煮海力耕、农商同道的民生之路，柔情似水、萧心水韵的

柔美元素，抗洪御敌、剑气刚胆的阳刚之气，百姓日用、心系民生的民本情怀。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敏研究员从考古发现入手，分析了里下河平原的农业文明。张敏介绍，里下河平原是我国粳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在属于里下河区域的高邮龙虬庄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6600—5500年的稻作遗存，出土的碳化稻粒上首次发现了无芒、不落粒性、大粒化等一系列的栽培稻性状。考古学家第一次在碳化稻中成功提取了古稻DNA片段，第一次通过植物蛋白石的数量推算水稻地上部干物重和稻谷产量，展现了我国农业由野生稻—“栽培的稻”—栽培稻的驯化、演进、突变的全过程。

张敏认为，龙虬庄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栽培稻，将我国栽培稻的形成时间提前至距今5500年前，足以证明里下河平原的农业文明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过贡献。时至今日，里下河平原依然是我国最发达的稻作农业文化区。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主任戴珩研究员深入分析了里下河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价值及利用途径。他介绍，里下河地区的高邮民歌、兴化民歌、南闸民歌、茅山号子、水车号子展现了鲜明的地域特征；董永传说、溱潼会船、茅山会船、龙舞体现着共同的民族情感；施耐庵与《水浒传》的传说、郑板桥传说、板桥道情、十番锣鼓流露出独特的人文气息；高邮民歌数鸭蛋、板龙龙舞、锣鼓书构建了动人的生活场景；淮扬美食、里下河美食、东台鱼汤面、宝应捶藕散发出迷人的水乡味道；渔具制作技艺、捕鸟技法、水车制作技艺、竹编木船制作技艺蕴含着卓越的水乡智慧……

里下河地域文化研讨会经过前期组织专家实地调研、面向社会征集论文，最终选出55篇代表性研究成果。内容涵盖里下河地区历史、文化、民情、民俗等方面。专家认为，里下河地域文化研讨会是对江苏地区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一次展示，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具有现实意义。